

《庚娘》

主要角色

庚娘：旦

情节

中州文士金大用与妻庚娘逃难，途遇大盗王十八及其妻唐氏。王十八代觅船，金大用感之，遂同行。王十八图庚娘，推金大用全家落水。唐氏责王十八，亦被投江中。王十八逼庚娘，庚娘为报夫仇，假允归家成亲；抵家，用计将王十八杀死。王弟捉庚娘，庚娘投水自尽。邻里嘉其贞烈，厚礼葬之。有贼夜往盗墓，庚娘复生，遂投耿夫人，收为义女。金大用母子与唐氏均为尹翁所救。尹复劝续娶唐氏，金大用坚不从。后入袁崇焕幕，得官回里。闻庚娘死，始纳唐氏，同至金山祭奠，恰遇庚娘，夫妻团圆。

根据《京剧汇编》第六十六集：赵绮霞藏本整理

【第一场】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引子) 读书遵圣训，何日里，显亲扬名。
(念) 君正无逆叛，官清民顺安。妻贤夫免祸，为子孝慈严。

(院子暗上。)

金大用 (白) 卑人，金大用，中州人氏。父母双全。娶妻尤氏，小字庚娘，乃太守之女，貌丽而贤，淑好且敦。这且不言。今有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紧急。是我放心不下，曾命家丁前去打听贼寇消息，去了许久，未见到来。不免请出娘子与她说知便了。

来！

院子 (白) 有。

金大用 (白) 有请少主母！

院子 (白) 有请少主母！

(庚娘上。)

庚娘 (念) 自幼遵守闺阁训，常存三从四德心。
(白) 啊官人！

金大用 (白) 娘子请坐！

庚娘 (白) 有坐。

金大用 (白) 唉！

庚娘 (白) 啊官人，唤出为妻，为何长叹？

金大用 (白) 娘子有所不知，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紧急。是我放心不下，曾命家丁前去打听贼寇消息，去了许久，未见到来。为夫心中着急，故而长叹。

庚娘 (白) 既有此事，且候家丁回来，再做计较。官人何必愁烦？

丑家院 (内白) 走哇！

(丑家院、四家丁同上。)

丑家院 (白) 禀大爷：大事不好啦！

金大用 (白) 何事惊慌？

丑家院 (白) 小人们奉命打听流寇消息，看看杀到中州来啦！

金大用 (白) 哎呀不好了！
(唱) 听一言来心内惊，快想良策避刀兵。

丑家院 (白) 贼兵看看杀来，大爷您可快想主意。我们家中全有妻子、老婆、孩儿，不能在这里等死！

家丁甲 (白) 别人家可全逃啦。我们大家也要走啦，休怪小人们不义。常言说的好，将军不下骡子，各自顾各自。我们可要告辞啦！

四家丁 (同白) 走，走，走！

院子 (白) 主人未逃，你们就要先行逃命，真真岂有此理！

丑家院 (白) 敢情你这老棺材瓢子不怕死！我们家全有妻子老小，不像你这老梆子，我们走啦！

(丑家院、四家丁同下。)

金大用 (白) 这个！

庚娘 (白) 官人哪，既是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想你我二老爹娘年老力衰，怎能受得这样惊恐？还是想个主意逃命要紧！

金大用 (白) 话虽如此，但往何处而逃？

庚娘 (白) 官人不必惊慌。你我同定二老爹娘逃往广陵我娘家那里安身就是。

金大用 (白) 事已至此，只好禀明爹娘，一同逃命便了。

庚娘 (白) 有请爹娘！

(金父、金母同上。)

金父 (唱) 恨流寇兵劫中州郡，

金母 (唱) 吓得我二老日夜惊。

金父 (唱) 忽听娇儿一声请，

金母 (唱) 急忙上前问分明。

金父、金母 (同白) 儿啊，请我二老出来，有何话讲？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大事不好了！

金父、金母 (同白) 何事惊慌？

金大用 (白) 可恨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来了！

金父、金母 (同白) 不好了！

金父 (唱) 听一言来胆战惊，

金母 (唱) 只恐一家要离分。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啊！贼寇看看至此，快快前往广陵逃命要紧，免得在此受惊。

金父 (白) 哎呀儿啊！既是贼兵至此，理应逃命；为父年迈苍苍，死而何惧？只是家产田园，祖先坟墓俱在中州，叫为父怎忍抛弃而去？

金母 (白) 员外呀！话虽如此，只是孩儿与媳妇年少，怎比得你我二老年过花甲之人死而不惧？依老身之见，莫若让他夫妻逃走，我二老看守家园。倘有不测，日后他夫妻回来，也好烧钱化纸，接续金门香烟。你、你、你夫妻快快逃命去吧！

庚娘 (白) 哎呀爹娘啊！你二老既然不肯逃走，我夫妻岂敢偷生？爹娘若有不测，儿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

金父、金母 (同白) 哎呀！

金父 (唱) 我哭哭一声小娇儿！

金母 (唱) 我叫叫一声贤媳妇！

金父 (唱) 听儿言真算得贤德孝顺，

金母 (唱) 怎忍舍一家人两下离分？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啊！我想事已紧急，贼兵将至，快快收拾收拾，一同逃命，免得临时慌乱。

金母 (白) 员外呀！事已至此，我们只好一同逃走便了。

金父 (白) 也罢！就此收拾起来。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换衣。)

金父 (白) 院公啊！只因贼兵犯境，看看杀到中州，我一家人前去逃命，将这家财田园交付与你，好生看守，若得我等平安回来，必然将你另眼看待，决不食言。

院子 (白) 员外但放宽心。交与老奴，万无一失。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 (同白) 好！可谓义仆！请上受我全家一拜！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拜。)

院子 (白) 折煞老奴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王十八 (内白) 啊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数板) 我本江湖一豪家，名儿叫做王十八。好吃好嫖又好耍，输打赢要净耍权。宝局跳案挨过打，作伤开瓢儿把肉拉。逛窑子，去玩耍，无故挑眼去摔砸。调词架讼打圈儿架，图财害命手段辣。明火路劫胆子大，官人不敢把我抓。国家王法我全不怕，哪管天地鬼神查，鬼神查!

(白) 在下，王十八，金陵人氏。父亲早亡，母亲在堂。我有个兄弟王十九，性情个别，专好读书。我父亲在时，专做江湖上的买卖。是我子袭父业，继续在江湖强梁霸道，无所不为。只因金陵同乡有个女子姓唐，也是好人家儿女，被我硬行抢占，娶了过门。此女长得十分美貌，就是脾气不好，时常和我争吵，叫我改恶从善，别当强盗。偏偏我那兄弟也是这样说法。是我一气，将我妻子带出门来，就在中州居住，时常也做些水路上的买卖。这且不言。听说流寇造反，看看杀到中州，我是不怕的，就怕我那媳妇叫贼兵抢去，性命事小，若是叫他们给那个啦，我王十八岂不成了王老八了吗？嘿，有啦，不免将她叫出来收拾收拾，一同逃回家去，半路上，我也好做些买卖。倘若遇到倒霉的，也未可知。对，我就是这个主意。

娘子快来!

唐氏 (内白) 啊哈!
(唐氏上。)

唐氏 (数板) 可叹红颜命运差，辜负青春貌如花。嫁了个男儿胆子大，伤天害理数着他。吃喝嫖赌当恶霸，终久难免天鉴查，天鉴查!

(白) 啊！你唤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王十八 (白) 我叫你出来不为别的，只因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咱们两口子收拾收拾，回咱们金陵老家去吧！

唐氏 (白) 怎么，贼犯来啦？那是你们一档子，难道你还怕贼么？

王十八 (白) 我是不怕的，就是怕你叫人家抢了去，我有点不放心。

唐氏 (白) 我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必然加惠我。要回家，你走，我是不走的。

王十八 (白) 瞧你这个娘们，说话多招人生气！常言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是不跟着我走哇，我就把你幸啦！

唐氏 (白) 你就是把我幸啦，我也是不走的！

王十八 (白) 你当真的不走？

唐氏 (白) 我当真的不走！

王十八 (白) 你当真的不走哇，我就当真的舍不得宰你这个小宝贝儿。

唐氏 (白) 你别拿米汤灌我啦，我还是不走。

王十八 (白) 得啦，你要是跟我走哇，从今以后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我要改恶行善，听你的话，一定做个好人。

唐氏 (白) 嘿，听你这张绵嘴！狗还改得了吃屎吗？

王十八 (白) 你若不信，我起个誓：我若不听你的话，还行恶事，叫我造恶报，死在你们小娘们手里头！还叫我死后当个窝心的王八！

唐氏 (白) 这可是你说的？

王十八 (白) 是我说的。

唐氏 (白) 你也不用花言巧语啦，我跟你走就是啦。

王十八 (白) 快快收拾起来！

唐氏 (白) 咱们这房子怎么办哪？

王十八 (白) 这又不是咱们自己的房子，管它干什么？爱烧爱拆，不与你我相干。这些家伙咱们也不用要啦。把门给它倒带上，快快逃走便了！

(唱) 自幼儿走江湖王法不怕，
趁回家行劫抢且度生涯。

唐氏 (唱) 恨强盗做事胆比天大,
何日里才能够离却冤家!

(王十八、唐氏同下。)

【第三场】

(老难民、三难民同上。)

老难民 (白) 列位乡亲，大事不好了！流寇造反，来夺中州；路上夺取民财，强奸妇女，看看杀到我们村庄来了！

三难民 (同白) 我们是被离乱年月吓怕了的，没有主意，老大爷想个主意吧！

老难民 (白) 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我们躲避躲避才好。

众人 (内同白) 贼人来了，快跑快跑！

老难民、
三难民 (同白) 哎呀！

(老难民、三难民同跑下。)

【第四场】

(众难民同跑上，四喽兵同追上。)

四喽兵 (同白) 哪里走！

(众难民同跑下，四喽兵同追下。)

【第五场】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内同白) 走哇！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上。)

金大用 (唱) 抛家乡弃故土他方逃奔，

金父 (唱) 都只为流寇反杀害黎民。

金母 (唱) 可叹我苦跋涉珠泪难忍，

庚娘 (唱) 但愿得路平安早到广陵。

金大用 (唱) 苦黎民遭涂炭纷纷离散，

(众难民同上，过场，同下。)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

金父 (唱) 又只见被难人——

金母 (唱) 四下逃生。

金大用 (唱) 叫贤妻搀二老忙往前进，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走圆场。)

金父 (唱) 可叹我年纪迈寸步难行。

金父金母 (白) 哎呀儿呀，我二老两足疼痛，实在走不动了。

金大用 (白) 哎呀，这！这！这！

(金大用远望。)

金大用 (白) 爹娘啊，看前面有一松林，待孩儿搀扶爹娘到那里歇息片刻再走。娘子，你我搀扶二老行走。

金父 (唱) 可叹两足痛难忍，

金母 (唱) 不知何日脱灾星？

(王十八、唐氏同上。)

王十八 (唱) 一路上许多人携眷逃奔，

唐氏 (唱) 只走得足疼痛寸步难行。

王十八 (白) 你怎么不走啦?

唐氏 (白) 可怜我的脚全走破啦。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再走吧。

王十八 (白) 看前面有一松林，待我搀着你在那儿歇息歇息再走便了!

(唱) 搀扶佳人松林奔，

(王十八看庚娘。)

王十八 (白) 哎呀，妙哇!

(唱) 只见俊俏美佳人。

(王十八背供。)

王十八 (白) 哎呀慢着! 看这松林之内，有个绝色女子，生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令人顿起心意。一定是逃难的。

(王十八想。)

王十八 (白) 噢，噢，我自有道理。

这位大哥请啦!

金大用 (白) 请了!

王十八 (白) 看大哥这个模样，一定也是逃难的?

金大用 (白) 正是。

王十八 (白) 请问大哥尊姓大名，哪里人氏，打哪里来，上哪里去，因何至此?

金大用 (白) 在下姓金名大用，乃中州人氏。只为流寇作乱，同定父母、妻子去往广陵避难，故而至此。

王十八 (白) 噢! 原来是金大哥，失敬啦!

金大用 (白) 岂敢! 请问兄台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王十八 (白) 小弟姓王名十八，是广陵人氏。因到中州贸易，不想遇着惊慌。今同贱内唐氏避难回家，路过此地。幸遇尊兄，这也是三生有幸!

金大用 (白) 原来如此。

王十八 (白) 请问这二位老人家是大哥什么人?

金大用 (白) 乃是家父、家母。

王十八 (白) 既是伯父、伯母，待小侄上前参拜。

金大用 (白)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白) 当得的。

小子王十八，参见伯父、伯母!

金父、
金母 (同白) 不敢，不敢!

王十八 (白) 这位不用说，一定是大嫂子啦?

金大用 (白) 不敢，正是贱内。

王十八 (白) 您请过来，我给大嫂子见个礼儿。

金大用 (白)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白) 当得的。

金大用 (白) 娘子过来，见过王贤弟!

王十八 (白) 大嫂子，您好哇? 小弟这儿给您请安啦!

庚娘 (白) 奴家还礼了。

王十八 (白) 家里的，过来! 给金家伯父、伯母见礼。

唐氏 (白) 是啦。

参见伯父、伯母!

金父、
金母 (同白) 不敢，不敢!

王十八 (白) 见过金大哥，金大嫂子!

唐氏 (白) 大哥，小妹有礼啦!

金大用 (白) 还礼了。

唐氏 (白) 这位大嫂子，您好哇?

庚娘 (白) 贤妹，你好哇?

唐氏 (白) 好。这逃难路遇，也可算是有缘的。

王十八 (白) 着哇! 大哥，今日你我遇难相交，一见如故，彼此投缘，真乃三生有幸也!

(唱) 今日相逢真有幸，
千里有缘在松林。

(内喊杀声。)

金大用 (唱) 耳旁听得喊声震，
(众难民同跑上，四喽兵同追上。众难民同跑下，四喽兵同追下。)

金大用 (唱) 眼看贼兵到来临。
(白) 哎呀爹娘啊！看看贼兵到此，如何是好？

金父、
金母 (同白) 这个！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必惊慌。方才兄言要到广陵。小弟乃是广陵人氏，正要回家。不妨我们一同前去吧。

金大用 (白) 这个！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必犹疑。我有一计，保管平安无事。
金大用 (白) 有何妙计？
王十八 (白) 我想贼兵必从旱路而来，水路一定安静。待小弟前去雇一只大船，我们从水路而走，岂不是无祸无忧，平安无事了吗？

金父 (白) 事已紧急，就烦尊驾前去觅舟便了。
王十八 (白) 既是这么着，看松林里面有座破庙，你们大家先到那里躲避等我。
(唱) 家里的，你在这里伺候伯父、伯母，待我前去雇船便了！
伯父暂且心放定，
雇好大船一路行。

(王十八下。)

庚娘 (唱) 我看此人行不正，
尽是一派假殷勤。
(白) 哎呀官人哪！方才那人屡次偷看于我，目动而色变，一定胸怀叵测。千万不可与他同舟，以防被他暗算。

金大用 (白) 话虽如此，只是他十分殷勤，要去觅舟；况今又是逃难之时，他也携有少妇，料无他意。娘子休得多虑。

庚娘 (白) 你若不信，祸到临头，悔之晚矣！
金大用 (白) 不必多言。搀扶二老到那松林里面破庙之中躲避一时，等候他雇好船只，一路同行便了。

庚娘 (白) 咳！
(众人同下。)

【第六场】

王十八 (内白) 哈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离却松林往前奔，
来寻伙友小桑新。
(白) 哎呀，人要是走桃花运，那可真是没跑儿！我们两口子逃难，就会遇见金家这四口人。我刚一进松林子，就瞧见这个小娘儿们，也不知是我自己疑惑是怎么着，仿佛她直跟我飞眼似的。过去跟他们一说话，敢情是往广陵去的。我忽然灵机一动，说我也是往广陵逃难回家的，就用花言巧语，将他们哄往。我给他们见礼，金大用还叫那娘们给我们还礼。这一还礼不要紧，直还得我四肢麻木，全身都软啦。我们言定，从水路同行，他见我带着家小，也决不疑心。我不免就雇我们朋友桑新的那只大船，倘若把这小娘儿们弄到手，也是我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言得有理，走！哟！到啦。
嘿，桑大哥的船在这里没有？

桑新 (内白) 啊哈！
(桑新上。)

桑新 (念) 自幼在绿林，专劫有钱人。
王十八 (白) 伙计好哇？

桑新 (白) 好哇。老没有见啦。

王十八 (白) 我同你嫂子搬到中州去啦。

桑新 (白) 好哇！你有了钱啦，还顾我这苦朋友吗？

王十八 (白) 你见面就碎烦我。我给你揽了一号好买卖来。

桑新 (白) 哈哈……大哥，我和你闹着玩哪。买卖在哪儿哪？

王十八 (白) 我来告诉你：只因为流寇反到我们那儿去啦，我带着你嫂子回老家，半路上遇见一家四口，也是逃难上广陵去的。我把他们同你嫂子搁在松林破庙之中。我想这是一笔好财。所以寻兄弟你同发这笔财。这也是不顾朋友吗？

桑新 (白) 大哥，别记恨我，别记恨我。

王十八 (白) 你的船没买卖呀？

桑新 (白) 没有，没有。

王十八 (白) 你快快将船拢了岸，我一会儿就同他们上船，有什么细话，回头晚上再说。

桑新 (白) 是啦，那么回头见啦。

王十八 (白) 回见啦，回见啦。

桑新 (白) 是啊！

(桑新下。)

王十八 (白) 船已雇好，不免去约他们上船便了。正是：

(念) 只为贪财将人害，又得美貌女裙钗！

(王十八下。)

【第七场】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唐氏同上。)

金父 (唱) 弃岸登州逃性命，

金母 (唱) 早到广陵才放心。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牢笼巧计安排定，
量他不解其中情。

(白) 大哥，船是雇好啦，就在前边码头上。我帮这你搀着伯父。家里的，你帮着大嫂子搀着伯母，一同登舟。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有劳了！

金大用 (唱) 幸喜得舟逃性命，

王十八 (唱) 痴心拿我当好人。

(白) 到啦。

船家！

桑新 (内白) 来了！

(桑新摇舟上。)

王十八 (白) 快快摇过来，搭扶手！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王十八、唐氏同上船。)

桑新 (白) 扯篷开船！

金父 (唱) 且喜登舟得活命，

金母 (唱) 急速开船到广陵。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尹复 (内白) 开船！

(二船夫、尹复、院子同上。)

尹复 (唱) 光阴似箭古定论，
不觉须发白如银。

(白) 老汉、尹复。淮安人氏。务农为生，薄有庄田，一生好善。只因流寇造反，兵至中州。可叹那难民四乡逃奔，惨不可言。为此，每日驾一扁舟在河下走走，以便渡人。

来！

院子 (白) 有。

尹复 (白) 吩咐往上流开去者！

院子 (白) 往上流开去！

二船夫 (同白) 是。

尹复 (唱) 可叹黎民乱逃奔，
四面搭救溺水人。

(众人同下。)

【第九场】

王十八 (内白) 啊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那日逃难在松林，
遇见佳人起歹心。
非怪十八心太狠，
今晚定要下绝情。

(白) 在下、王十八。自那日在松林遇见佳人，弄得我魂飞魄散。是我花言巧语，诳他们同舟，已入我的牢笼。这橹人桑新，乃是我们江湖一党，我与他定计，在芦苇处停船。看红日已落，不辨南北，四顾无人，遍是芦苇，正好下手。我不免将桑新请来，对他说明，烦他帮个忙。

桑大哥快来！

桑新 (内白) 来啦！
(桑新上。)

桑新 (白) 什么事？

王十八 (白) 大哥，这趟买卖我是给你拉来啦，理应平分，只是我并不为财。

桑新 (白) 为什么？

王十八 (白) 为的就是那个美貌的佳人。且喜日落黄昏，四顾无人。正好下手。只因我一人力单，还要求大哥帮助帮助才好。倘若成功，钱都是你的，人可是我的。

桑新 (白) 我不要你的人就是啦。

王十八 (白) 好哇！少时动手时节，看我眼色行事。

桑新 (白) 知道啦！

王十八 (白) 金老伯，金大哥，请出舱来！

(金父、金大用同上。)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何事？

王十八 (白) 你们爷儿俩，净坐在舱里，不觉得闷吗？何妨出来看看，也解解烦闷哪。我这儿有现成的酒，饮它几杯，一来解解烦闷，二来赏赏月光，岂不美哉！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荒乱年间，我父子哪有闲心玩赏？

王十八 (白) 这个年头儿，得乐且乐，何妨饮上一杯哪？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如此说来，我们奉陪就是了。

王十八 (白) 来来来，把酒摆在船头，大家同饮。

(王十八摆酒。)

王十八 (白) 请！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请哪！

王十八 (念) 三人船头把酒饮，

金父 (念) 勉强奉陪饮杯巡。

金大用 (唱) 水程迢迢日色隐，
漫漫南北辨不明。
四顾幽险人烟尽，
一片芦苇皎月升。

王十八 (白) 大哥，皎月初升，光华可爱，何妨再饮几杯哪？

金大用 (白) 酒已过量，实不能奉陪了。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喝啦，老伯再吃几杯吧！

金父 (白) 老汉吞吃不下了。

王十八 (白) 这样说来，我也就不强让啦。
桑大哥，烦劳把酒器撤去吧。

桑新 (白) 是啦。
(桑新撤杯。)

王十八 (白) 大哥呀，你看这皎月初升，一片芦苇，你我在船上观望，犹如画中一般，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啦。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哪辈古人？

王十八 (白) 想当初唐室李太白一生好饮，坐在船头望月，是他酒醉，观见水中月影，想在水底捞月，那时他酒醉性狂，就这么一捞！

(王十八推金大用下水。)

金父 (白) 哎呀！
(唱) 我儿落水无踪影，
快快搭救命残生！

(白) 我儿落水，快快打捞上来！

桑新 (白) 打捞不及。

金父 (白) 呀呀呸！我儿好好的，为何将他推入水中？快快救他上来便罢；如若不然，老汉定不与你甘休！

王十八 (白) 住了吧！分明是他酒醉失足落水，难道哪个害他不成？

金父 (白) 你不必分辩。
船户，快快打捞上来。

桑新 (白) 早冲没影啦，哪里捞去？

金父 (白) 哎呀，贼子啊贼子！你们二人分明是一伙强盗，将我儿推下水去。若不搭救上来，我这条老命不要，就与你们拼了！

桑新 (白) 你也给我滚下去吧！
(桑新推金父下水。金母、庚娘、唐氏急同上，同看。)

金母 (白) 哎呀！
(唱) 可怜儿夫丧了命，
定是贼子谋害人。
上前一带来扯定，
不惜一死把命拼！

(白) 贼子啊贼子！为了何事，将他父子谋害，推落水中，是何理也？

王十八 (白) 你住了吧！他父子自不小心，失足落水，这也是他们命该如此，哪个坏种王八蛋害死他们不成？

桑新 (白) 着哇！

金母 (白) 老身适才亲眼看见，是你将他父子推落水中，怎么说是失足落水？你就快快将他父子打捞上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就与你一死相拼了吧！
(唱) 骂声贼子心太狠，
害他父子命归阴。
老身与你拼了命！

王十八 (白) 你也给我滚不去吧！
(王十八推金母入水。)

王十八 (唱) 自找其死休怨人。

庚娘 (白) 哎呀！

(唱) 庚娘心中明如镜,
可叹一家丧残生!

(哭) 喂呀!

王十八 娘子不要害怕, 也不要哭坏了身体。
(庚娘想。)

庚娘 (白) 可叹奴翁姑、丈夫俱没, 叫我归到何处安身哪?

王十八 (白) 娘子不要担忧。请和我同到金陵, 家中田园广有, 保险够你享不尽的荣华。
(庚娘想, 暗点头。)

庚娘 (白) 但得如此, 奴愿足矣。

王十八 (白) 娘子这样明白, 真乃小生之幸也!

唐氏 (白) 住了吧! 王十八! 我把你这个没天良的王八小子! 竟敢如此胡为, 伤天害理, 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

王十八 (白) 得啦, 你别胡说啦, 哪里有个天打雷劈的道理? 想你吃着我, 喝着我, 也该与我帮帮忙; 怎么倒向着外人, 骂起我来啦? 你若招上我的气来, 我是一定把你打死!

唐氏 (白) 死? 死了倒好, 也不愿给你这杀人贼当老婆!

王十八 (白) 哈哈! 好贱人! 这是你自己找死, 你也跟他们一同去吧!
(王十八推唐氏入水。)

庚娘 (白) 哎呀!

王十八 (白) 娘子不要害怕。您瞧见没有? 这都是为了您。没别的, 现在我可要求欢求欢。

庚娘 (白) 这个! 奴家身体有恙。且候回家, 再伴郎君就是了。

王十八 (白) 嘿! 你看巧不巧? 偏在这个时候, 她就有病啦。这也没法子, 且喜离家不远, 再耐些性儿, 到了家里再说。
桑大哥, 快快催舟哇!

桑新 (白) 是啦!
(王十八、庚娘、桑新同下。)

【第十场】

(二船夫、尹复、院子同上。)

尹复 (唱) 为人必须行端正,
留得美名邻里存。
无心赏玩河中景,
(白) 啊!

(唱) 水面浮泡为何情?
(白) 船夫, 水面冲来一人, 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金大用上。)

尹复 (白) 看他有气无气?

二船夫 (同白) 有气。

尹复 (白) 快取姜汤灌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取姜汤与金大用灌。)

尹复 (白) 这一汉子醒来!

金大用 (唱) 昏昏沉沉如做梦,
(白) 啊!

(唱) 不知在阳或在阴?

尹复 (白) 那一汉子, 家住哪里, 姓甚名谁, 因何溺水? 一一讲来!

金大用 (白) 恩人容禀!
(唱) 未曾开言泪难忍,
尊一声恩人细听分明:
家住在河南中州郡,
金大用三字是我名。

只为流寇来犯境，
 一家逃难奔广陵。
 王十八贼子心不正，
 觅舟同行假殷勤。
 暗下毒手害我命，
 幸遇恩人救残生。
 今生不能来报定，
 来世里结草衔环必报你的恩。

尹复 (白) 哦！
 (唱) 听他含泪一遍论，
 避难舟中遇强人。
 善恶必然有报应，
 (白) 啊！
 (唱) 又见尸身水面横。
 (白) 看那边又是一具尸首。
 船夫，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金父上。)

金大用 (白) 哎呀！
 (唱) 一见爹爹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伤情！
 船头哭得珠泪滚，
 (白) 啊！
 (唱) 水面冲来老娘亲。
 (白) 有劳船夫，水上冲来那是我母，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同携金母上。)

金大用 (白) 母亲醒来！
 (金母醒。)

金母 (白) 啊！你是我儿大用？刚才被贼所害，怎么到此船上来了？
 金大用 (白) 母亲容禀！
 (唱) 可恨贼人害我命，
 多亏恩人救残生。

金母 (白) 原来如此。且喜我母子在此团圆。但不知你爹爹生死存亡？
 金大用 (白) 哎呀母亲哪！我爹爹已死，尸首现停船旁。
 金母 (白) 哎呀夫哇！
 (唱) 可叹儿父多薄命，
 一旦水内赴幽冥。
 哭一声儿父将我等，
 (白) 啊！
 (唱) 水面冲来一妇人。
 (白) 儿啊，水面冲来妇人，想是儿媳妇来了，快快打捞上来！

金大用 (白) 是。
 有劳船大哥，快快打捞那一妇人！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唐氏上。)

唐氏 (白) 哎呀！
 金大用 (白) 哎呀！想是我妻到了，妻呀！
 唐氏 (白) 喂呀！
 金大用 (白) 娘啊，此乃王十八之贼妇也。
 金母 (白) 即是贼妇，不要救她，将她推了下去，方解我心头之恨。
 唐氏 (白) 哎呀老太太，您且不要生气，听我慢慢告诉您：我虽是贼人的妻子，却是好人，只因看见贼人将你们推下水去，便心里不平，和贼子争吵，不想那狠心的强盗又把我推下水去。幸遇恩人搭救。

(唐氏向金大用。)

唐氏 (白) 您的妻子已被贼人霸占。如若不弃，我情愿伺候老太太终身，你看怎么样？

金大用 (白) 呃！岂要贼人之妇侍奉老母，真真岂有此理！

尹复 (白) 咳！听此妇人之言，倒是情意善良。何妨收纳？

金大用 (白) 唉！现居父丧，何言纳妇？

唐氏 (白) 你若不允，我就投水一死？

(唐氏拟投水。)

尹复 (白) 且慢！事可缓议，不必如此。

金大用 (白) 金大用，此妇人之心愿，不可相弃，请暂收养，早晚也好侍奉太夫人哪。

唐氏 (白) 恩人之言，当得遵命。今幸得生，我欲怀刀托钵，将赴广陵复仇！

唐氏 (白) 哎呀慢着！我告诉你吧：我唐氏祖居金陵，与贼子同乡。他前说家住广陵，那是骗人。如今江湖水寇多半都是他的同党。你要去广陵，不但不能复仇，反而要遭贼人的暗算！

金大用 (白) 这个！杀父之仇，难道罢了不成？

尹复 (白) 不必着急，且到老汉家中歇息，慢慢想个妙计，寻找贼人下落便了。

金母、
金大用、
唐氏 (同白) 如此，多谢恩人！

尹复 (白) 离家下不远，速速开船回去便了。

金母、
金大用、
唐氏 (同白) 请！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王安人上)

王安人 (引子) 江湖为根本，耕种是虚名。

(念) 夫在绿林逞豪强，不幸中年把命亡。朝也思来暮也想，就怕夜晚守空床。

(丫鬟、院子暗同上。)

王安人 (白) 老身、沈氏。乃金陵人氏。是我小的时候爱站门子、卖风流，被强盗王义看见，我二人眉目传情，先奸后嫁。在娶过十八天的那天，我就给他养了一个大头儿子，取名王十八。过年又生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十九。我二人朝欢暮乐，谁想乐极生悲，不到三年、他就一命呜呼啦！且喜家中还有钱财，是我抚养两个孩儿长大成人。长子十八子袭父业，继续在江湖为盗。唯有次子十九性情个别，不愿为盗，专好读书，每日里“子曰”长、“子曰”短的。因此，我常常劝他，我说：孩子，你不必念书，也不必作那八股文章，有为娘活着，只要你听我的话，跟你哥哥一道做那不花钱的买卖，还怕没有快活日子过？我想一劝他，他就会同他哥哥学好啦。谁想越劝他越拧啦！后来我没法子就买了一本《玉匣记》叫他看，可是还是劝不过来。这且不言。且说我那十八儿子在本处抢了一个妇人唐氏，霸占为妻。这唐氏长得十分美丽，就是脾气不好，和他丈夫时常吵闹。弟兄又不大和气。十八一气，就带领妻子到中州去啦。近来听得道路传言，流寇造反，杀到中州啦。是我昨夜得一凶梦，梦见十八浑身是血跑了回来。因此，我放心不下。不免叫十九出来，查查《玉匣记》看是什么事情。

我说，十九快来！

王十九 (内白) 来了！

(王十九上。)

王十九 (念) 人生唯有读书好，行盗不如学道高。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王安人 罢啦，一旁坐下！

王十九 (白) 告坐。唤儿出来，有何话讲？

王安人 (白) 只因你哥哥和你嫂子现在在中州，闻听流寇造反，杀到中州，为娘放心不下。是我昨晚又得凶梦，梦见你哥哥浑身是血跑了回来。不知主何吉凶？为此，唤你

出来查查《玉匣记》，是好是歹，为娘也好放心。

王十九 (白) 我那兄长与贼人一党，量他不致被害。即便被害，也是他平日为人奸险，心术不正，为盗的报应。

王安人 (白) 呸！我把你这个书呆子！这可就应了俗语啦：仇人转弟兄。你们俩老是心里不和呀，可真把为娘我气死啦！

王十九 (白) 母亲不必生气。再等儿日，兄嫂若不回来，孩儿去到中州，探听兄嫂下落便了。

王安人 (白) 这才是好孩子。

王十八 (内白) 走哇！

(王于八、庚娘同上。)

王十八 (唱) 且喜娇娘已到手，

庚娘 (唱) 忍辱含羞待复仇。

王十八 (白) 得啦，到咱们家啦。待我叫门。

呔！开门来！

院子 (白) 来了。什么人？

王十八 (白) 是我。

院子 (白) 原来是大爷回来了！

王十八 (白) 老夫人现在哪里？

院子 (白) 现在堂上。

王十八 (白) 娘子，随我进来，你在这儿等着。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王安人 (白) 哎哟！我儿你回来啦？可把妈妈想死啦！

王十九 (白) 兄长回来了？母亲正盼望你。

王十八 (白) 娘子，过来见见，这就是你的婆婆。

庚娘 (白) 是。

母亲在上，儿媳参拜！

王安人 (白) 罢啦。

王十八 (白) 这是我兄弟，是你小叔子。

庚娘 (白) 叔叔万福。

王十九 (白) 小弟还礼。

王安人 (白) 这不是你那个媳妇，这是哪里来的女子？

王十八 (白) 母亲有所不知，我那唐氏妻子在中州身得暴病而死。这是孩儿回来的时候，在中途路上续娶的尤氏，小字庚娘，直到如今，我们还未圆房哪。

王安人 (白) 噢，原来是这样。

丫头，先将这新娘子带到后面歇息歇息去。

丫鬟 (白) 是。

随我来！

(丫鬟领庚娘同下。)

王安人 (白) 孩子，我还跟你有话说：自从你去后，为娘终日思念。今日你可回来啦。

王十八 (白) 母亲，您瞧这个媳妇好不好？

王安人 (白) 好！

王十八 (白) 您今晚预备点酒菜，我们也好圆房。

王安人 (白) 真个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告诉你：昨晚为娘梦见你浑身是血，我还怕你死在外面哪。

王十八 (白) 您瞧，有多么丧气！说点吉祥的好不好？您吩咐他们，预备点吃食，我好入洞房去。

王安人 (白) 孩子，我和你还有话说哪。

王十八 (白) 得啦，您别有话说啦，我可奈不住啦。

王安人 (白) 那可不成！就是成亲，也得挑个好日子。

王十九 (白) 着哇，必须选一良辰吉日才好。

王十八 (白) 得啦，你别麻烦啦！

王安人 (白) 孩子，想这成亲乃是人生大事，总要挑好日子才是。当年我和你爸爸成亲，因没挑个好日子，所以我二十多岁，他就回去啦！

王十九 (白) 着哇，总要挑个吉日才好！

王十八 (白) 你们就去挑吧!

王十九 (白) 待我来查看查看。
(王十九拿书看。)

王十九 (白) 哎呀, 本月二十一日乃是良辰吉日。

王十八 (白) 不成, 不成, 太远! 你再往近里查查吧。

王十九 (白) 十八日可好?

王十八 (白) 不好, 不好!

王十九 (白) 好!

王十八 (白) 你说好不成, 犯了我的名字, 就不算好日子。

王十九 (白) 哎呀, 再近就无有吉日了。

王十八 (白) 这么办: 你看今儿个是不是好日子吧?

王安人 (白) 你怎么这么急呀?

王十八 (白) 那您管不了!

王十九 (白) 今日若要成亲, 一定要犯“五鬼”的。

王十八 (白) 得啦, 别迷信啦, 我一概不懂。俗语说得好: 娶亲要选五鬼婚, 儿子姑娘一大群。兄弟, 我简直等不了啦。今儿个就是今儿个。
妈呀, 我要睡觉去啦。

王安人 (白) 孩子, 你等等, 老没见啦, 妈还和你要说会子话儿哪。

王十八 (白) 哎呀, 妈呀!

王安人 (白) 啊!

王十八 (白) 我这会儿顾不得您啦。
(王十八下。)

王安人 (白) 你瞧这块骨头!

王十九 (念) 他不听我言, 祸事在眼前。

王安人 (白) 得啦, 就由着他。咱们娘俩吃点酒, 明日好给你哥哥贺喜。

王十九 (白) 遵命。

王安人 (白) 正是:
(念) 娇儿回家转,
王十九 (念) 只怕不团圆。

王安人 (白) 呸! 母子得团圆!

王十九 (白) 哎呀, 只怕不团圆!
(王十九、王安人同下。)

【第十二场】

(庚娘上。)

庚娘 (唱) 叹儿夫被贼害一旦命丧,
翁与姑同落水不知存亡。
奴与贼回家转进入罗网,
寻一个巧机会除此强梁。

(白) 奴家, 尤氏, 小字庚娘。配夫金大用。乃中州人氏。只因流寇作乱, 侵犯中州, 奴与翁姑、丈夫一同逃难。行至中途, 路遇贼子王十八, 假意殷勤, 觅舟同往。我见他屡次偷看我, 自动而色变, 定胸怀叵测。再三与丈夫言讲, 是他不听, 偏要一路同行。行至芦苇之中, 可叹我翁姑与儿夫俱被贼子推入水中。是他妻子在旁, 心中不忿, 口出怨言, 亦被他推入水中。奴本当尽节一死, 怎奈一家冤仇无人得报。为此, 暂留此身, 以待复仇。是他屡次要占奴家, 被奴花言巧语, 将他哄住。所以虽然一路同行, 并未失却节操。是我在旅店之中, 暗地做了“绝命诗”一首, 藏在身旁, 待奴报仇之后, 好表我的名节。今日已到贼家, 正是我报仇之日也!

(唱) 贼子痴心真妄想,
仇敌怎能配鸾凰?

(丫鬟上。)

丫鬟 (白) 大奶奶大喜啦! 他们娘儿俩商量好啦, 今天晚上你们小两口入洞房啦。您收拾

好喽，预备入洞房吧。

庚娘（白）怎么，今晚就要成亲？

丫鬟（白）对啦。

庚娘（白）丫鬟，你家大爷行李现在前面。快快取来，亦好收拾，候你大爷安歇。

丫鬟（白）是啦！

（丫鬟下。）

庚娘（白）哎呀且住！方才听丫鬟之言，贼子今晚就要与我成亲。不免趁此机会，先用花言巧语，将他劝醉，悄悄去至厨下，寻把菜刀，将贼子杀死，然后杀却他的全家，即便自尽而死，也落得个青史名标。

（唱）公婆呀！儿夫哇！奴今晚与你们报仇雪恨了！
苍天若随奴心想，
留得美名万古香。

（丫鬟拿行李上。）

丫鬟（白）给您，这是大爷的行李。

庚娘（白）放在床上。

丫鬟（白）是啦。

庚娘（白）你家大爷呢？

丫鬟（白）即刻就来。他叫我在此伺候，送你们夫妻入洞房哪。

（王十八上。）

王十八（白）妙哇！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二次又要做新郎。

（白）娘子，你可等急了吧？

庚娘（白）官人来了，请坐！

王十八（白）坐着坐着。

丫头，床铺好了没有？

丫鬟（白）早铺得啦。

王十八（白）娘子，今日天气又好，我也不吃饭啦，你我早些睡吧。

庚娘（白）唔！官人，你这光景，奴家有些看你不过了！

王十八（白）怎么瞧不起我啦？

庚娘（白）自古道婚姻大事不可草率从事。

王十八（白）依你便怎么着？

庚娘（白）就是贫寒人家合卺，亦须喝得两杯喜酒。你家富饶，难道就喝不起两杯喜酒么？况且你我千里迢迢而来，今日才得成亲，洞房花烛，竟是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体统？依奴之见，还是你我夫妻先喝它两杯合卺酒；如若不然，奴家断难从命！

王十八（白）哈哈！说得对呀！像我这样的家道，可也真不是打不起酒！本来嘛，新婚之夜，生不答的，娘子是有点害羞，要是有两盅酒一下肚，她就……哎呀，有理，有理！

丫头哇，你打酒去，连方才炒好的菜也摆上，咱们吃点喝点，吃饱啦，喝醉啦，我也就好老实……

丫鬟（白）我去给您端去。

（丫鬟下，端菜上、摆。）

王十八（白）娘子请坐！

庚娘（白）官人请坐！

王十八（白）丫鬟，我和你大奶奶喝酒，你好好伺候我，今晚也要摆摆架子，明日多多赏你。

丫鬟（白）是啦！

王十八（白）来，斟酒！

娘子请！

（唱）酒入肚内心欢畅，
用眼观看美娇娘。
少时同入销金帐，
学一个花下死又待何妨！

庚娘 (白) 丫头，斟酒来！
 庚娘 (白) 慢来！官人，你我夫妻在此饮酒，丫鬟在此伺候，无什么趣味。叫她安歇去吧。奴与官人慢慢痛饮。
 王十八 (白) 一个丫头牙子，省得回头又没人收拾家伙，叫她这儿伺候得啦。
 庚娘 (白) 家伙自有妾身收拾。她若在此，诸多不便。
 王十八 (白) 有什么不便？
 庚娘 (白) 官人附耳上来。
 (庚娘与王十八耳语。)
 王十八 (白) 不错，不错。
 丫鬟 (白) 丫头，拿个大杯来。你去歇着去吧！回头有你大奶奶收拾。去吧！
 丫鬟 (白) 是啦！
 大奶奶，我告诉您，厨房在东北角，您用什么自己去拿吧。
 庚娘 (白) 知道了。
 (丫鬟下。)
 王十八 (白) 娘子，方才附耳之时，说有件好事，是什么好事哪？
 庚娘 (白) 你我今日成亲，不要辜负美景良辰，妾身亲自敬官人三大杯。
 王十八 (白) 你我必须挨着坐着。
 庚娘 (白) 如此更妙了。
 王十八 (白) 来来来，我搬座，你拿酒杯、酒壶去！
 庚娘 (白) 是。
 (庚娘拿壶，坐。)
 庚娘 (白) 官人，你吃这杯团圆酒吧。
 王十八 (白) 团圆酒，我是要吃的，拿酒来。
 (王十八喝。)
 庚娘 (白) 官人，再吃这一杯。自古道：酒是媒人。吃了这一杯，你我好成百年之好。
 王十八 (白) 我再吃这一杯。
 庚娘 (白) 官人，再吃这一杯。
 王十八 (白) 方才那一小杯就吃不了啦。我可吃不下啦。
 庚娘 (白) 若是酒不尽兴，岂不辜负今夜良辰？
 王十八 (白) 有理呀，有理呀！你越说我越痛快。这么办，你就撒开了灌吧。
 庚娘 (白) 待妾身斟酒。
 (庚娘斟酒。王十八喝酒，吐。)
 王十八 (白) 唔！我不能喝啦。
 庚娘 (白) 官人吃醉了。你先将灯熄灭，上床安歇。奴将盘盏送至厨下，再来陪伴于你。
 王十八 (白) 你快点来呀！
 庚娘 (白) 我就来的！
 (唱) 收拾盘盏厨下往，
 寻找利刃杀豺狼。
 (庚娘下。)
 王十八 (白) 哎呀妙哇！不想我得了这个媳妇，又想起那个来啦，她早就该死！
 (王十八吐。)
 王十八 (白) 我可驮不住啦，不免将灯吹灭，上床等她便了！
 (唱) 真是喜气从天降，
 酒入欢肠乐洋洋。
 解带宽衣把床上，
 (庚娘拿刀上。)
 庚娘 (唱) 学一个替夫报仇雪艳娘。
 (白) 待我进去报仇！
 王十八 (白) 怎么还不来呀？
 庚娘 (白) 哎呀且住！我若是这样进去。岂不惊起贼子？待我慢慢进去。
 (庚娘进门。)
 庚娘 (白) 官人可曾睡着了？
 王十八 (白) 我还没着。你快点来吧。

庚娘 (白) 官人在哪里?
 王十八 (白) 我在这里哪。
 庚娘 (白) 好贼子! 看刀!
 (乱锤。庚娘杀死王十八。)
 庚娘 (扑灯蛾) 见贼一命丧、一命丧,
 不由庚娘怒满腔。
 你害我全家把命丧,
 今日杀你报夫郎。
 (王安人上。)
 王安人 (白) 什么事, 他们那屋直响? 待我瞧瞧去。
 (王安人进门看。)
 王安人 (白) 哎呀, 有贼啦!
 (庚娘杀死王安人。)
 庚娘 (白) 且喜大仇已报, 待我自刎了吧!
 (乱锤。)
 庚娘 (白) 哎呀天哪! 奴要自尽, 刀锋已钝, 如何是好? 啊, 有了, 奴到他家时节, 看他
 后门以外有一带长河。不免将绝命诗与他们留下, 投河而死便了!
 (庚娘抛书信, 开门。扫头。庚娘下。王十九上。)
 王十九 (白) 我兄长屋中为何这样响亮? 待我进去看来。
 (王十九跌倒。)
 王十九 (白) 家院, 快掌灯来!
 院子、
 丫鬟 (内同白) 来了! 来了!
 (院子、丫鬟同上。)
 院子、
 丫鬟 (同白) 哎呀, 不好了! 太夫人不知被何人杀死了!
 王十九 (白) 哎呀!
 (唱) 一见母亲丧了命,
 无故被害为何情?
 院子 (白) 我家大爷也被人杀死了!
 王十九 (白) 唔! 我兄长也被人杀死了? 快快看看那个妇人!
 (院子找。)
 院子 (白) 妇人不见了, 留有书信一封。
 王十九 (白) 快快四下找来!
 院子 (白) 后门已开。
 王十九 (白) 你等将尸首抬在床上!
 院子、
 丫鬟 (同白) 是。
 (院子、丫鬟同抬王十八、王安人。)
 王十九 (白) 哎呀且住! 后门已开, 妇人不见, 我母亲、兄长定是被这妇人所害。你们看守
 尸首。我从后门追赶妇人便了!
 (王十九急下。院子、丫鬟同下。)

【第十三场】

庚娘 (内唱) 冤仇已报出罗网,
 (庚娘上。)
 庚娘 (唱) 急忙跳出是非墙。
 万恶淫贼刀下丧,
 替夫报仇把名扬。
 奴命竟该水中丧,
 哪里走!
 王十九 (内白) 哪里走!
 (庚娘跳河。王十九追上。)

王十九 (白) 哎呀!

(唱) 妇人投水为哪桩!

(白) 哎呀且住! 我正追赶妇人, 她忽然跳下水去, 此中定有缘故, 必须打捞上来, 才能问个明白。啊, 有了, 不免喊叫街坊四邻前来帮助搭救这妇人便了。众位街坊邻舍, 快来救人哪!

(四邻居同上。)

四邻居 (同白) 二相公做什么?

王十九 (白) 哎呀, 一言难尽! 这一妇人是我嫂嫂。是她逃出门来, 我在后面追赶, 不想她投水自尽。烦劳列位快快将她打捞上来!

邻居甲 (白) 这有何难! 我这小儿颇通水性, 叫他下去, 将这妇人拖上岸来也就是了。

王十九 (白) 如此, 有劳了。

邻居甲 (白) 小儿, 快快下水背捞上来!

(邻居乙下水背庚娘上。)

王十九 (白) 救上来了。看她有气无气? 哎呀, 无气了! 怪呀, 此妇虽死如生, 这是什么缘故哇?

邻居甲 (白) 二相公, 你这嫂嫂是哪里来的?

王十九 (白) 哎呀老丈啊! 这个妇人乃是我哥哥从中州带来的。昨日回来, 才得成亲。不想夜间屋内声响, 我母亲前去探望, 又听得喊叫一声, 咕咚而倒。是我闻声而起, 去到兄长屋内一看, 险些吓死, 原来我母亲、兄长俱已被人杀死, 浑身是血, 倒在尘埃, 想我母亲、兄长定被此妇人所害。因此四下寻找, 赶至此间, 只见这妇人投水自尽。故尔喊叫四邻搭救。谁想她业已丧命!

邻居甲 (白) 原来如此。但不知此妇人姓甚名谁? 我想此妇人与你家若无冤仇, 焉能下此毒手?

王十九 (白) 若不是老丈提起, 我倒忘怀了。适才寻找此妇人, 拾得书信一封, 未曾拆看。

邻居甲 (白) 书信现在哪里?

王十九 (白) 在我怀中。待我拆开, 大家观看!

(念) “金门尤氏字庚娘, 中州避难走他乡。途遇少年是匪党, 全家被害付汪洋。忍辱含冤权变想, 身入虎穴杀豺狼。贞节不亏义烈讲, 仁人君子代传扬。金大用妻尤氏庚娘绝命词。”

(白) 哎呀呀! 原来我兄长害了她一家性命。此妇人虽下毒手, 乃是替夫报仇, 真乃烈妇, 令人可敬! 令人可敬!

邻居甲 (白) 你母亲、兄长被她害死, 你不悲伤, 还赞美于她, 是何缘故?

王十九 (白) 我那兄长伤天害理, 行凶霸道, 作恶多端。今被这妇人杀死, 这也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有天理呀! 有报应哪!

邻居乙 (白) 贞节烈妇, 令人可敬! 我等约同合村, 各家凑聚银钱与她买口棺木埋葬起来; 立一碑碣, 上刻“义烈庚娘之墓”, 以表义烈。

王十九 (白) 着哇! 贞节烈妇, 总要与她珠冠袍服, 千万不可草率。

邻居甲 (白) 二相公言之有理。我们大家办理起来。你也回家料理丧事去吧。正是:

(念) 贞节烈妇人人敬,

王十九 (念) 报应循环有鬼神。

(王十九、四邻居自两边分下。)

【第十四场】

(怀仁上。)

怀仁 (念) 好嫖好赌爱把宝押——败家, 无钱掘墓把死人拉——坟扒。

(白) 人说有鬼我全不怕——胆大, 哪见天上有神监察——管它!

(白) 在下、怀仁。金陵人氏。父母双亡, 留下很多家财, 被我吃喝嫖赌, 俱已花尽。终日游手好闲, 全仗偷盗为生。只因城内巡查严紧, 是我无法下手。因此又想了一个绝妙的买卖, 在四乡旷野偷棺掘墓。这个买卖倒是稳稳当当, 不露声色。这且不言。只因今早听了一件奇事, 我们这村里王十八从外边带来一个媳妇, 叫尤氏庚娘, 头天入洞房, 就把王十八跟他妈妈都给杀啦。这个庚娘也投水死啦。后来搜出一封书信, 才知道这庚娘全家都被王十八给害啦! 这个妇人

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我们村庄有好事的，说她是贞节烈妇，挨门凑钱，凑了一百多两银子，与她买了珠冠袍服，还买了杉木十三元的棺材，葬在南郊，还给立了一个碑，上面刻着“义烈庚娘之墓”六个大字。我想她即无坟主。又无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但我一人前去，又无人给我巡风。不免去找我那把兄郝义，叫他来帮助我，若是珠冠袍服到手，卖了钱，分给他一成二成的，也算是我们把兄弟的义气。要是犯了事，我虽不能都推在他身上，也得拉他垫垫背，我的罪过也好轻点。好，就是这个主意。这我找他便了！

(唱) 出得门来用目望，
只见日落月生光。
急急忙忙朝前往，
见了大哥说端详。

(白) 说着说着，到啦。
大哥，开门来！

郝义 (内白) 啊哈！

(郝义上。)

郝义 (念) 偷鸡盗狗手段高，半夜三更逞英豪。就怕有人把我叫，

怀仁 (白) 开门来！

郝义 (念) 吓得我胆战心又跳！

(白) 谁呀？

怀仁 (白) 我呀。

郝义 (白) 兄弟吗？请进来！

怀仁 (白) 请。

郝义 (白) 把弟驾临寒舍，不知有什么事情哪？

怀仁 (白) “无事不登三宝殿”。小弟今来，有件事情和把兄商量。

郝义 (白) 有什么事，您说吧！

怀仁 (白) 我今日来找您，有件好买卖，您同我去，咱们哥俩可以发点财。

郝义 (白) 什么买卖？

怀仁 (白) 您别忙！听我慢慢告诉您：咱们本村王十八，不知从哪里拐个妇人来，叫尤氏庚娘，头天入洞房，就把他们娘俩给杀啦。这个庚娘也投水而死。后来搜出一封书信，才知道庚娘一家都被王十八害啦，这个妇人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咱们村里有好事的，说她是贞节烈妇，挨门凑钱，凑了一百多两银子，给她买的珠冠袍服，十分丰满，葬在南郊，还给立了一个碑。我想她即无坟主。又无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有这样好的买卖，万不能忘了您，这也是赞们哥俩相交一场，平素义气。

郝义 (白) 哎呀，这偷棺掘墓、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能做。况且她是个贞节烈妇，这个事情更做不得啦。

怀仁 (白) 您又来啦！您还别假不指着；您不去，我一个人去，我要是发了财，您可别眼热！

郝义 (白) 不是呀，偷猫盗狗我全行，偷棺掘墓，我真没有那个胆子。

怀仁 (白) 您这么点胆子都没有，一辈子还发得了财吗？

郝义 (白) 我真不行嘛！

怀仁 (白) 您不行，我可走啦，您可别后悔！

郝义 (白) 那么您别走，咱们商量商量。

怀仁 (白) 怎么，商量什么？您说吧！

郝义 (白) 我跟你去，帮您扒扒土，这我行。叫我扒死人，我真有点害怕。

怀仁 (白) 得啦，就依着您。这么办：天色还早，回头您去打点酒买点菜，吃得饱饱的，喝得醉醉的，也好助助胆子。

郝义 (白) 好吧。正是：

(念) 偷猫盗狗我占先，

怀仁 (念) 那才赚上儿文钱？

郝义 (念) 碰上别人我害怕，

怀仁 (念) 顶多衙门住几年。

(怀仁、郝义同下。)

【第十五场】

(场设坟墓。四云童引南海大士同上。〔点绛唇〕。)

南海大士 (念) 家住南海普陀山，紫竹林内把身安。一边飞翔白鹦鹉，一边杨柳串枝莲。
(白) 我乃南海大士是也。只因庚娘遇难，理当不死，吾前来搭救。
庚娘！庚娘！汝夫未死！尚当重圆。吾神搭救，速速还阳者！

(南海大士下。下场门摆大帐子、棺材。庚娘暗上。)

庚娘 (唱) 闷悠悠似有人将奴呼唤，
恍惚惚身无力困苦难言。
黑暗暗四周围难以看见，

(〔急急风〕。怀仁、郝义同上，同挖坟开。庚娘从坟内坐起。)

庚娘 (唱) 冷凄凄吹得我遍体生寒。
郝义 (白) 吓死我啦！这是诈尸，还是活着哪？
怀仁 (白) 您先别害怕。咱们听听她说什么。
庚娘 (白) 是我落水而死，为何又在此地？噢，噢，是了！想是有人将我埋葬了。方才我在棺木之中，听得有人对我言讲，说我丈夫未死，尚有重圆之日，自有人来救我。但不知救我者何人也？

怀仁 (白) 不好，你瞧是诈尸！
庚娘 (白) 哦，我明白了，二位敢是前来救我的么？
郝义 (白) 得啦。你听，这不是诈尸吗？
怀仁 (白) 我过去瞧瞧。

啊！我们是救你的，你怎么又活啦？
庚娘 (白) 我适才如在梦中，有一位神仙将我唤醒。二位速速将我救出，自有重报。

怀仁 (白) 您是真活啦？
庚娘 (白) 是的。那一位过来，搀我出去。
怀仁 (白) 哎呀，大哥，您有几根胡子，您去吧！
郝义 (白) 起根儿我没打算来。谁出主意，谁过去搀。
怀仁 (白) 谁叫您是把兄哪？还是您过去搀！
郝义 (白) 我过去搀？就依着你。

(郝义搀庚娘出棺材。)

怀仁 (白) 这有土堆，您先坐下喘喘气，再打别的主意。
庚娘 (白) 幸得二位前来，使奴得见天日。来来来，这是我头上簪环，愿做酬谢。烦劳二位再将奴送入庵中，鬻为尼僧，所得银两，全数送与二位。

怀仁 (白) 哎呀，不敢不敢！娘子贞烈，神人共鉴。小人们只穷得没法子，所以才做了这挖坟盗棺的事情。只要您不声张，也就够我们幸运啦。怎么还敢把您卖为尼僧呢？

庚娘 (白) 此奴自乐为之，二位但行无妨。
怀仁 (白) 大哥，咱们能这么办吗？
郝义 (白) 别忙！我有个道儿：镇江耿老夫人膝下无儿无女，我们将这位娘子送去，她一见，必然大喜，或者收下做个螟蛉女儿，岂不有了安身之处？娘子您看好不好哇？

庚娘 (白) 就请引我前去。这簪环一定酬谢了。

怀仁、
郝义 (同白) 我们可不敢！
庚娘 (白) 二位不必推辞，快快拿了去吧！

怀仁、
郝义 (同白) 那么我们愧领啦。您哪走得动走不动啊？
庚娘 (白) 我还勉强走得。二位带路！
(唱) 难得二位行方便，
但愿此去遇机缘。

(怀仁、郝义搀庚娘同下。)

【第十六场】

(尹复上。)

尹复 (引子) 仗义疏财为根本，要行慈善方便门。
(念) 国乱出奸佞，流寇害黎民。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白) 老汉、尹复。只因流寇造反，朝廷十分惊惧，因此命袁崇焕为帅，统领大兵二十万，前来征剿。想袁崇焕与我乃是知己之交，闻他大兵已到淮上，我欲前去拜望于他，为此，命家院前去打听。去了许久为何不见到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员外：今有袁大将军前来拜访，已在门前下马。
尹复 (白) 唔呀！我正要拜访他，他倒来了。快快有请！
院子 (白) 是。
有请大将军！

(二旗牌、袁崇焕同上。)

袁崇焕 (念) 为请参谋为国佐，特地前来拜故交。
(白) 啊，尹仁兄！
尹复 (白) 袁贤弟！你我久违了！
尹复、
袁崇焕 (同笑) 啊哈哈……
尹复 (白) 请！
袁崇焕 (白) 请！
尹复 (白) 请坐！
袁崇焕 (白) 有坐。
尹复 (白) 贤弟驾临敝庄，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袁崇焕 (白) 岂敢！小弟来得卤莽，望兄海涵！
尹复 (白) 岂敢！闻听贤弟奉命平寇，扫灭豺狼，必然马到成功，真乃苍生之幸！
袁崇焕 (白) 小弟才疏学浅，受收重任，实乃圣上鸿恩！
尹复 (白) 真乃过谦了。贤弟不在大营，驾临寒舍，不知有何见论？
袁崇焕 (白) 只因小弟奉命统领大军，剿灾流寇，只是营中缺少参谋。弟久知仁兄年高德重，足智多谋，为此，前来相请。若肯帮助小弟筹划军务，此番剿寇，必定成功。仁兄料无推辞的了！
尹复 (白) 想愚兄幼年之时，看破仕途，不愿为官。何况如今年迈，精神不佳。筹划军务，实乃要事，倘有疏虞，岂不贻误国家大事？既是贤弟营中缺少参谋，现有一人，年富力强，饱读诗书，韬略精通。若得此人同去，决不误事。
袁崇焕 (白) 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今在何处？
尹复 (白) 此人姓金名大用，河南人氏。因遇兵荒逃难，路遇强人陷害落水，被我拯救。现在寒舍教读两个小儿。
袁崇焕 (白) 即在尊府，何不请来相见？
尹复 (白) 来，有请金先生！
院子 (白) 有请金先生！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念) 不幸被害得活命，时刻不忘大恩人。
(白) 啊！恩公唤我何事？
尹复 (白) 只因我好友袁大将军奉命征剿流寇，路经至此，特来相访。随我上前见过。
金大用 (白) 是。
尹复 (白) 啊贤弟，此人就是金大用先生。
金大用 (白) 金先生，此位就是我故友袁大将军，向前见礼！
袁崇焕 (白) 是。啊大将军，生员金大用这厢有礼！
袁崇焕 (白) 不敢不敢！先生请坐！
金大用 (白) 大将军在此，哪有生员的座位？
袁崇焕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金大用 (白) 如此，生员告坐。
袁崇焕 (白) 适才听吾兄言道，先生饱读诗书，精通韬略。今得相见，真乃三生有幸！
金大用 (白) 生员乃一介腐才，不过粗通文墨。蒙尹公怜爱，教读二位公子。有何德能，敢劳大将军如此夸赞？

袁崇焕 (白) 先生不必忒谦，大才必当大用。如今流寇作乱，天下惶惶，朝廷有事之秋，正当报效之期。某奉命平寇，统领大兵。营中缺少参谋筹划军机。适才吾兄举荐先生大才。若肯帮助，平寇必定成功。

金大用 (白) 启禀大将军：即承见爱，又蒙恩公举荐，理应遵命。只是生员因逃难路遇强人，一家被害落水。蒙恩公搭救，我母子才得生路。不幸天伦溺水已死，妻子尤氏被强人掳去，不知生死存亡。如今只有老母，蒙恩公收养。生员若是前去从军，老母无人侍奉，实与孝道有亏，因此不敢从命。望将军、恩公谅之！

尹复 (白) 不妨。你老母在我家中，管保衣食无缺。何况又有贼人王十八之妻唐氏在你母亲身旁替你尽孝，早晚侍奉。想那唐氏情愿与你为妾，是你屡次推却，所以中止。此妇不肯相弃而去，所以在我家中暂为收养。我看此人，虽是贼人之妇，颇有义烈性情。依我之见，今将此妇允为收纳，然后同大将军前去平寇，但等立功回来，老夫与你二人成全花烛。倘得一子接续金门香烟，岂不是两全其美？

金大用 (白) 既是恩公如此成全，感恩非浅，何敢推辞？今后务仗大将军提拔。

袁崇焕 (白) 好哇！今得贤才，何愁流寇不平？请先生同我前去，暂为记室，若得立功，本奏朝廷，必有封赠。

金大用 (白) 多谢大将军！

袁崇焕 (白) 啊尹兄，念弟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尹复 (白) 且慢！你我故友相见，实乃万幸。必须畅谈痛饮，再行不迟。

袁崇焕 (白) 到此就要叨扰！

尹复 (白) 来，预备酒宴伺候！

院子 (白) 是。

尹复 (白) 贤弟请！

袁崇焕 (白) 请！

(唱) 大丈夫在世上总要忠孝，
金大用 (唱) 做一个奇男子万古名标。
尹复 (唱) 叫人来将酒宴花厅摆好，
今日里须畅饮叙叙故交。

(金大用、尹复、袁崇焕同下。)

【第十七场】

(耿夫人上，丫鬟、院子随同上。)

耿夫人 (引子) 膝下少芝兰，年老有谁怜？
(念) 夫君在世为官宦，家财万贯广庄田。济困扶危好乐善，苍天无眼绝后传。
(白) 老身、梅氏。配夫耿文维，不幸亡故。留下万贯家财，在这镇江居住，最喜行善好施。膝下缺少儿女，晚景凄凉，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 空叹家财有万贯，
膝下无后也枉然。

(怀仁、郝义搀庚娘同上。)

庚娘 (唱) 蒙二位搭救我天日得见，
怀仁 (唱) 望娘子见夫人莫露实言。
郝义 (白) 到啦。
怀仁 (白) 您先别忙，我还有要紧的话说。您此番进去，见了耿老夫人，可千万别说我们哥两个在坟里把您给扒出来的。您要一说真情实话，一来耿老夫人是年迈之人，一听您死而复生，必定害怕，绝不敢收留；二来我弟兄也吃罪不起。您就说坐船遭了风暴，船翻落水，被我们哥俩救上岸来，送您到此。老夫人一听，必定相信，可就把您收留下啦。我这一套话，您可千万别忘了。

庚娘 (白) 奴自晓得。
怀仁 (白) 您别尽听话，大哥，您倒是叫门去呀！
郝义 (白) 好！你真会撒谎。
门上哪位在？
院子 (白) 什么人？
郝义 (白) 你老人家好哇？

院子 (白) 你们是哪里来的? 到此做甚?

怀仁、
郝义 (同白) 老夫人可在堂上?
院子 (白) 现在堂上。

怀仁、
郝义 (同白) 烦劳您给回禀一声: 就说郝义、怀仁在江岸之上, 救了一个逃难的女子, 来到此地, 无处投奔。是她闻得老夫人慷慨慈善, 特地前来相投, 愿与老夫人做为侍女, 为此求见老夫人。烦劳您哪给回禀回禀。

院子 (白) 候着。

耿夫人 (白) 启禀夫人: 今有郝义、怀仁救了一个逃难女子, 前来求见夫人。
院子 (白) 吩咐来人外面伺候。叫那女子进来, 老身亲自问话。

怀仁郝义 (白) 是。
来! 老夫人吩咐, 叫那女子进去, 老夫人要亲自问话, 你二人外面伺候。

庚娘 (白) 喳!
您进去吧, 老夫人要亲自问话哪。我们哥俩在外面听信。

院子 (白) 是。
有劳带路!

庚娘 (白) 随我进来。这就是老夫人, 向前见过!

耿夫人 (白) 是。
老夫人在上, 难女参拜!

庚娘 (白) 罢了。

耿夫人 (白) 谢夫人!

庚娘 (白) 这一女子姓甚名谁?

耿夫人 (白) 奴家金门尤氏, 小字庚娘。吾父也曾做过太守。

庚娘 (白) 唔呀, 原来是位千金小姐, 请坐请坐!

耿夫人 (白) 老夫人在上, 哪有难女座位?

庚娘 (白) 有话叙谈, 焉有不坐之理!

耿夫人 (白) 如此告坐。

庚娘 (白) 请问小姐家住哪里? 配夫何人? 因何至此? 慢慢讲来!

耿夫人 (白) 夫人容禀!

庚娘 (白) 未曾开言泪满面,
(唱) 中州地方有家园。
父做太守为官宦,
配夫大用是生员。
只为流寇造了反,
一家逃难上舟船。
不想中途遭风变,
一家被淹实可怜。
奴遇搭救活命转,
无处投奔把身安。
闻得夫人行方便,
因此投奔到此间。
夫人若肯施恩典,
愿做侍女奉堂前。

耿夫人 (白) 听她之言心好惨,
红颜薄命果实言。
老身缺少芝兰伴,
莫若收她在膝前。

庚娘 (白) 那一女子, 我看你孤单无依, 甚是可怜。我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耿夫人 (白) 夫人有何金言, 但讲无妨。

庚娘 (白) 老身膝下无嗣, 意欲将你收为义女, 照料家务, 管保你衣食无缺, 不知你心下如何?

耿夫人 (白) 夫人如此恩德, 奴家感恩不尽。母亲请上, 受女儿一拜!

(唱) 感谢夫人恩非浅，
从此定省在膝前。

耿夫人 (白) 家院，取纹银二十两赏与郝义、怀仁。对他去说，送来的难女老身收下，已做义女，叫他们领赏去吧。

院子 (白) 是。
郝义、怀仁！夫人赏你们二十两银子。送来的难女，老夫人业已收为义女，叫你们领赏去吧。

郝义、
怀仁 (同白) 多谢老夫人！
这回咱们两人可闹着啦。

(郝义、怀仁同下。)

耿夫人 (白) 啊女儿，且同我到后面拜过祖先，再慢慢差人寻访你翁姑、丈夫的下落便了。

庚娘 (白) 多谢母亲！

耿夫人 (白) 正是：
(念) 但愿你家重圆庆，
庚娘 (念) 待等梦中与来生。
(耿夫人、庚娘、院子、丫鬟同下。)

【第十八场】

(尹复上，院子随上。)

尹复 (唱) 闻听袁公打胜仗，
金生受职要还乡。
不枉唐氏痴心想，
此回定要配鸾凰。

(白) 老汉、尹复。前者故友袁大将军奉旨平寇，从此经过，前来访我，言道他营中缺少参谋。是我看金大用颇有才能，荐与袁将军以为记室，帮办军务。昨日有人前来报信，说袁大将军平寇得胜，保举金大用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是我一闻此言，十分欢喜。不免请出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说与他们知道，也叫他们欢喜欢喜。
来，有请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

院子 (白) 有请金老夫人、唐氏娘子！
(金母、唐氏同上。)

金母 (念) 悲叹庚娘无踪迹，
唐氏 (念) 唐氏情愿当儿媳。

金母 (白) 啊恩公，老身这厢有礼！
尹复 (白) 不敢不敢。老夫人请坐！
唐氏 (白) 恩人在上，小妇人这里万福！
尹复 (白) 大娘子少礼，请坐！

金母、
唐氏 (同白) 告坐。唤我等出来，有何吩咐？
尹复 (白)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金母 (白) 喜从何来？
尹复 (白) 只因昨日有人前来报信，说袁大将军扫平流寇，大获全胜，保举令郎大用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岂不是老夫人大大一喜？
金母 (白) 哦！原来我儿跟随袁大将军扫平流寇，得了官职么？
尹复 (白) 正是。
(唐氏背供。)

唐氏 (白) 哟！金郎真得了官啦！
金母 (白) 哎呀呀，待我谢天谢地！
尹复 (白) 当谢天地。
唐氏 (白) 阿弥陀佛！他可要回来啦。
金母 (白) 啊恩公，我儿得此荣耀，皆是恩公提拔，叫我母子何以为报？

尹复 (白) 岂敢岂敢!

唐氏 (白) 啊, 请问恩人, 您方才说, 金郎平寇得胜, 已授游击之职, 不日就要荣归么?

尹复 (白) 正是。

唐氏 (白) 这个! 恩人哪! 哎呀, 我的恩人哪!

尹复 (白) 做什么?

唐氏 (白) 您别净当我的恩人啦!

尹复 (白) 这是怎么讲?

唐氏 (白) 哎呀恩人! 您别净装糊涂啦! 只因我等被那狠心的强盗王十八所害, 蒙恩人搭救, 并劝金郎收纳, 他不是以父丧为辞, 就是说要去报仇, 寻访庚娘下落。那时我言道, 如庚娘犹在, 我情愿做个侧室。他还是不允。是我无处可归。那时你老人家见我无依无靠, 暂代收养, 替他朝夕侍奉老母, 金郎给您教授两个公子。他父孝已满, 我正要求您那作伐, 不想来了一位袁大将军带他出征。且喜他立了功劳, 得了官职, 不日就要荣归。没别的, 我的终身大事, 全仗着您这个媒人啦。如果成全, 那可真算得我大大的恩人啦。

尹复 (白) 哈哈! 大娘子只管放心。你的婚姻大事, 俱在老夫身上。待等金先生回来, 我与他说明, 料无推却。那时选一良辰吉日, 就在我家下与你们成全花烛也就是了。

唐氏 (白) 那么着, 我这儿先谢谢您啦!

尹复 (白) 不敢不敢。

(院子上。)

院子 (念) 忙将金爷事, 报与主人知。

(白) 禀员外: 金大人荣归, 已在门外下马。

尹复 (白) 金大人回来了!

金母 (白) 我儿回来了!

唐氏 (白) 哟! 怎么这么快他回来啦!

啊恩人, 我的事情, 您可千万别忘啦。

(唐氏笑。)

尹复 (白) 晓得了。

(唐氏笑下。)

尹复 (白) 来, 有请金大人!

院子 (白) 有请金大人!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唱) 金大用授游击皇恩浩荡,
闻庚娘尽节死暗自悲伤。
今日里锦衣归来到淮上,
见尹翁行大礼叩谢恩光。

尹复 (白) 啊金大人!

金大用 (白) 不敢不敢! 恩公快快请上, 待大用大礼参拜。

尹复 (白) 不敢不敢! 你母亲现在堂上, 快快见过。

金大用 (白) 啊母亲, 孩儿从军, 母亲身旁少尽孝道, 望母亲恕罪!

金母 (白) 我儿得此荣耀, 皆是恩公再造之恩, 还不向前谢过?

金大用 (白) 是。

尹复 (白) 哎呀, 不敢不敢, 大人请坐!

金大用 (白) 告坐。

尹复 (白) 大人平寇立功, 得官荣归, 可喜可贺!

金大用 (白) 一来蒙恩公荐举, 二来大将军提拔, 我大用有何德能, 敢言立功?

尹复 (白) 皆是你一家之福。啊, 大人今日荣归回来, 我有一事要与大人相商。

金大用 (白) 恩公请讲。

尹复 (白) 只因唐氏一心愿与你为妻, 是你再三推辞, 那妇人无处可归, 老夫代为收养, 在你母亲身旁十分尽孝。此女颇有烈性。你今日得官荣归, 必须收纳此女, 方是正理。量你不再推辞的了!

金大用 (白) 启禀恩人: 休怪大用还要推辞, 只因平寇回来, 闻听道路传言, 说我妻子庚娘被王十八携去, 并未失节, 反而杀了强盗, 与我一家报仇, 她又尽节而死, 埋

在金陵。还有好事之人与她立下坟墓碑碣，以表义烈。想我家有烈妇，如何负心再娶妻室？是我此番回来，正要禀明恩公，与我母亲去到金陵，以祭庚娘之墓。望恩公谅之！

尹复（白）大人之言极是。只是自古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是庚娘已死，大人正当续娶唐氏，倘得一子，也好接续金门香烟，方是你的孝道，万勿推辞了！

金母（白）既是恩公如此言讲；我儿应允才是。

金大用（白）是。既是恩公如此成全，大用怎敢推辞？遵命就是。

尹复（白）哈哈……好哇！这便才是。明日乃是良辰吉日，就在我家与你们完成花烛，然后你们再到金陵去祭庚娘之墓，以表夫妻之义，也还不迟。

金大用（白）遵命。

尹复（白）来！

院子（白）有。

尹复（白）后堂摆宴，与大人贺喜接风。

院子（白）是。

尹复（唱）见大人得官职心情欢畅，

金大用（唱）蒙恩人成全我再造恩光。

尹复（白）请！

金母、
金大用（同白）请！
（尹复、金大用、金母同下。）

【第十九场】

（庚娘上。）

庚娘（唱）叹全家遭不幸落水而丧，
杀贼子明大义答报夫郎。
实指望殉夫节黄泉路上，
又谁知天怜念死后还阳。

（白）奴家、尤氏庚娘。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便与丈夫、公婆同往广陵避难。谁知舟中遇害。是奴假意从贼，来到金陵，杀了王十八全家。大仇已报，投河而死。也不知何人将奴埋葬。恍惚之间，有人对我言道：庚娘啊庚娘！你丈夫未死，日后尚有重圆之日。一惊醒来，自觉身在棺中。多蒙两个盗墓之贼把我救出，因见奴是死而复生之人，是他等良心发现，不肯加害，将我送在耿夫人府上。只望做一女仆，暂且安身，以便寻访夫君下落。那夫人一听我父曾做太守，故此认在膝下以为义女，待如亲生。只因母亲前月忽发旧疾，奴曾许下金山之愿。这几日母亲病体痊愈，理当前去，一则还愿，二则祝告夫妻早日团圆。也曾命家院觅船去了。待奴禀与母亲得知。有请母亲！

（耿夫人上。）

耿夫人（念）虽有乏嗣之叹，幸得义女承欢。

庚娘（白）母亲万福！

耿夫人（白）罢了，坐下！

庚娘（白）告坐。

耿夫人（白）请为娘出来何事？

庚娘（白）啊母亲，儿因母亲染病，许下金山之愿。今幸母亲之病已愈，儿曾命家人觅船去了。孩儿禀明母亲，也好前去。

耿夫人（白）我儿独自前去，为娘放心不下。我因久病新愈，正要散闷散闷。你我母女一同前去就是。

庚娘（白）如此甚好。家院去了许久，怎么还未回来？

（院子上。）

院子（念）奉命觅舟船，忙与小姐言。

（白）啊，太夫人、小姐，船只雇妥，已在后门之外。

庚娘（白）请母亲登舟同往。

耿夫人 (白) 院子带路！
 (唱) 久病新愈精神爽，
 庚娘 (唱) 愿母从此无灾殃。
 耿夫人 (唱) 家院带路登舟往，
 庚娘 (唱) 一秉虔心祝庙堂。
 (庚娘、耿夫人、院子同下。)

【第二十场】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同上。)
 金母 (唱) 我的儿授官职皇恩浩荡，
 又得着唐氏媳十分贤良。
 金大用 (唱) 往金陵祭庚娘离了淮上，
 唐氏 (唱) 奴也去表一表姐妹情肠。
 金大用 (白) 啊母亲，想我一家，多亏尹善人搭救，又蒙他与我夫妻成全花烛。是我要往金陵祭扫庚娘之墓，以表我夫妻之义，因此别了恩人，登舟前往。一路行来，已到镇江。眼前就是金山，好一派景致也！
 金母 (白) 哦，眼前就是金山了。为娘正要到那里，一来烧香，二来看看山景，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唐氏 (白) 母亲即愿烧香，儿媳一同前去。
 金大用 (白) 好哇，大家一同前往。
 水手们，快快将船开往金山去者！
 二船夫 (同白) 啊！
 金大用 (唱) 叫水手速催舟金山前往，
 唐氏 (唱) 求神灵保佑奴早生儿郎。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二船夫、庚娘、耿夫人、院子同上。)
 耿夫人 (唱) 还却了神前愿闲游玩赏，
 庚娘 (唱) 犹如那画图中美景风光。
 耿夫人 (唱) 在舟中看金山江心荡漾，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同上。)
 金大用 (唱) 对舟中一女子貌似庚娘。
 (金大用与庚娘对看。)
 金大用 (白) 啊！看对面舟中女子，好似我妻庚娘模样。闻她尽节已死，为何还在人世？
 庚娘 (白) 啊！此人好生面善，看他与我家官人金大用相貌无异。只是他溺水身亡，为何还在人世，莫非不曾死么？
 金大用 (白) 我想世上同貌之人或者有之，不要认错了。
 (金大用与庚娘对看。)
 庚娘 (白) 唔，一定是他，这又奇了！
 金大用 (白) 看那女子，对我细看出神，定是庚娘无疑。怎奈男女有别，不能隔舟谈话，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将闺中隐语高声说出，看她怎样动作。
 啊！你看那群鸭儿飞上天也。
 庚娘 (白) 啊，你看那馋狗儿欲食猫子腥也。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正是我(妻子)(丈夫)也！
 (金大用向二船夫。)
 金大用 (白) 快快搭了扶手！
 (庚娘向二船夫。)
 庚娘 (白) 快将两船相并！
 (四船夫同并船，庚娘过船。)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妻呀)(夫哇)！
 金母 (白) 啊！你这妇人，为何相抱我儿痛哭？
 庚娘 (白) 哎呀婆婆！媳妇庚娘在此，难道你就忘怀了？
 金母 (白) 哎呀儿啊！
 (唱) 见媳妇不由人珠泪下降，
 莫非是我又做大梦黄粱？
 庚娘 (白) 夫哇！你与婆婆被害落水，因何不死，怎会来到此地？
 金大用 (白) 贤妻呀！
 (唱) 被贼害水冲流落在淮上，
 尹善人搭救我母子未亡。
 平流寇得游击皇恩浩荡，
 闻你死来上坟路过镇江。
 唐氏 (白) 啊姐姐，妹妹这里有礼啦！
 庚娘 (白) 啊，她是何人？
 金大用 (白) 贤妻，此乃王十八之妻唐氏，落水未死，如今已为我的侧室，难道你把她忘怀了？
 庚娘 (白) 哦，原来如此。啊贤妹，你我同舟一话，心常不忘。不想如今倒成吴越一家了。蒙你侍奉婆婆，我这里与你拜谢了！
 唐氏 (白) 理当如此。
 金大用 (白) 啊娘子，闻你已死，为何还在世上？如今落于何处？
 庚娘 (白) 此时难以细讲。请婆婆、丈夫随我过船，拜过恩人，再谈便了。
 搭了扶手！
 金大用 (白) 请母亲一同过舟。
 (金大用、庚娘、唐氏挽金母同过船。)
 耿夫人 (白) 儿啊，这都是何人？
 庚娘 (白) 这是我婆婆、丈夫，一家相会了。
 耿夫人 (白) 原来如此。
 庚娘 (白) 婆婆，这是我义母耿老夫人。
 金母 (白) 啊，老夫人，我这里有礼了！
 耿夫人 (白) 还礼。
 庚娘 (白) 官人过来，见过恩人。
 金大用 (白) 恩人在上，金大用大礼参拜！
 耿夫人 (白) 贤婿请起。
 金母 (白) 啊媳妇，为何又到了夫人府上？
 庚娘 (白) 婆婆容禀：
 (唱) 杀恶贼尽节死蒙人代葬，
 幸逢着盗墓贼复又还阳。
 多亏他指引到耿府之上，
 收留我做义女恩如亲娘。
 金母 (白) 啊夫人，多蒙你收留照看儿媳，教我母子何以为报？
 耿夫人 (白) 岂敢！已成亲家，何出此言？
 金大用 (白) 唐氏过来，拜见恩人。
 唐氏 (白) 老夫人在上，奴家有礼啦！
 耿夫人 (白) 请起请起。
 贤婿，此位何人？
 金大用 (白) 这就是害我的贼人王十八的妻子唐氏，因她力劝丈夫改恶从善，也被推下水去。孩儿与她俱被尹善人搭救，又蒙尹善人作伐，她今已为我的侧室了。
 唐氏 (白) 哎呀老夫人，您可别笑话。
 耿夫人 (白) 焉有笑话之理？此处离舍下不远，大家请到家中，与你一家庆贺团圆。
 金母 (白) 多谢亲母！正是：
 (念) 一家失散甚惨凄，
 耿夫人 (念) 死而复生古今稀。

庚娘 (念) 强盗害人如害己,
唐氏 (念) 谋人之妻反丢妻。
庚娘 (念) 也是上苍有天理,
金大用 (白) 妻呀!
(念) 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母、
耿夫人、
唐氏 (同白) 好一个“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大用 (白) 开船!
四船夫 (同白) 啊!
(【尾声】。众人同下。)
(完)